



虎魂

年志勇 著

苍莽的野性 淋漓的血迹 伤痛的人欲
白雪黑土深处曾经的失乐园

作家出版社

虎魂



年志勇//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虎魂/年志勇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 4

(中国作家文库)

ISBN 7-5063-2938-7

I. 虎… II. 年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3159 号

虎 魂

作者: 年志勇

责任编辑: 王 征

装帧设计: 孙豫苏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550 千

印张: 22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6000

版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938-7

定价: 3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主要人物

老 金：老虎窝早期居民

老金太太：老金之妻

赵金氏：乳名翠儿，老金之女，赵前之妻

金首志：赵金之子，后化名富连声

金首志四任妻子：严秀姑、苗兰、胡秋月、乔小脚

赵 前：山东移民，老金女婿，老虎窝财主

赵韩氏：赵前之妾

赵家五女：玫瑰、冰花、百合、金菊、马兰

赵家六子：成华、成国、成永（赵麻皮）、

成昌（四傻子）、成和、成盛（赵大嘴）

王德发：老虎窝早期居民

王宝安：王家长子，乳名大猫，赵玫瑰之夫

王宝林，王家次子，乳名二虎，娶妻张惠芬

牟清惠：人称老牟，民国初期老虎窝村长

刚八门：神秘莫测的算卦先生

荆子端：老虎窝乡村教师

荆容翔：荆子端之子，赵金菊之夫

连玉青：赵麻皮之妻

甘 瞳：赵马兰之夫

马二毛：赵家马车夫

马大吉：马二毛之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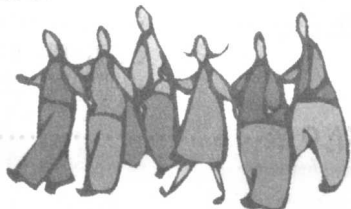
郭占元：赵家长工，杨吕氏姘夫

巧 莲：杨家童养媳，卖身妓院名小兰

赵成运：赵前侄子，山东移民

赵庆丰：赵成运长子，人称赵挑水的

赵庆平：赵成运次子，绰号赵小鬼





目录



c o n t e n s

第1章.....	1
苍莽的盛京围场，神秘的不速之客。一匹骏马改变了少年的一生，一根金条留下一连串的故事。	
第2章.....	15
谁能料到，屁颠屁颠的金家女婿捡了个天大的便宜。浪迹天涯的金首志差点儿死在大山里。	
第3章.....	33
慷慨的黑土地，插根筷子都发芽。老虎窝徒有虚名，狼也销声匿迹了。	
第4章.....	51
金首志撞上了桃花运。一手好字，一表人才，一段难以置信的浪漫奇遇，一生中最负疚的离家出走。	
第5章.....	67
自命不凡的高墙大院，卦赛武侯的智者谏语，突如其来的胡子和洪水。言必“民国”的霍某何方高人？	
第6章.....	87
赵家的好运挡不住，打井竟然挖出了煤。福兮祸兮，大鬼小鬼齐登门，谁当县官谁心慌。	
第7章.....	99
金首志的第二次婚姻惊天动地。小女子苗兰登报宣告：无畏世人讥讽，祈享自由恋爱之空气！	
第8章.....	119
闺女大了不可留，留来留去是冤仇。小胳膊扭不过大腿，精明的财主也有吃亏的时候。	
第9章.....	139



目录



c o n t e n s

新官上任三把火,得罪了小日本,不倒霉才怪。犹如晴天霹雳,爱情的挽歌撕心裂肺。

第10章.....151

种菜种瓜,打鱼摸虾。杨吕氏想:儿子念书才是正经事儿,至于童养媳嘛,养几年再说。

第11章.....163

倔人倔脾气,两个张作霖较上了劲。同名入杰,大帅府邸,谁的屁眼儿插大葱?

第12章.....177

不就是养了个小的嘛,天塌不了,该过年过年,该吃啥吃啥。摆平两房女人,赵副经理手腕非常。

第13章.....193

铁路修到家门口,儿女亲家掰了脸。孩子大了不由娘,儿子操心,闺女闹心。

第14章.....209

堂堂的骑兵旅长,讨老婆还不易如反掌?蝉鸣如潮,榴花胜火,这妮子长得太像前妻了。

第15章.....223

声东击西的把戏,贼喊捉贼的卑鄙。摇了半辈子的卦,只有这一卦最惊心动魄。

第16章.....239

苍蝇不叮无缝的蛋,何况老郭是情种。死心塌地的马二毛、傻了吧唧的马二毛,图个啥虚名?

第17章.....255

少校自有少校的主意,王德发脸都气白了。汽笛



目录



c o n t e n s

声声,滴泪成冰,骨肉聚散何匆匆。

第18章.....267

老金女人死了,当年立下的字据丢了。看似平静的老虎窝怪事不断,四傻子惹了大祸。

第19章.....281

鬼子打进了沈阳城,赵氏兄弟何去何从?安城县里乱哄哄,有英雄有狗熊。

第20章.....293

战云笼罩的哈尔滨,圣诞的钟声惊飞了鸽群。王宝林留下了一封家书,哪知却害惨了爱妻。

第21章.....307

路边的马兰簇簇幽绿,蓝色的小花凄凄惨惨。微雨燕双飞,可哪里是巧莲的家啊?

第22章.....321

身陷囹圄的赵前这才懂得,真正和他一心一意的还是大老婆,小女人靠不住。

第23章.....339

故园梦依稀,异乡路漫长。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汉……赵成华走出彷徨。

第24章.....351

柔弱女子坚如磐石,这是爱情的力量。天旋地转千万劫,怒问苍天,谁与招魂?

第25章.....365

赵大嘴发呆,长得像姐姐似的日本女教师也打人。四傻子不傻,三哥迷恋的并不是杂货铺。



目录



c o n t e n s

- 第26章.....383
一口吐沫，换来了屁股开花。百般烦恼，王大猫初尝进城抽花烟的妙处。
- 第27章.....397
祸起报端文字，躲进热河山村。金首志无奈，即使改姓埋名，还是厄运连连。
- 第28章.....409
雄浑的长白山是坚韧的书脊，大森林就是悲壮的文字，写满了抗联将士不屈的诗行。
- 第29章.....421
没心没肺的窑子街，胆小怕事的盛裁缝。真是怕啥来啥，莫不如抽吧嫖吧。
- 第30章.....437
奴才就是奴才，日本人不拿县长当盘菜。狼狗咬掉了半边脸，王大猫时断时续地呜咽：包子啊包子。
- 第31章.....451
英雄气短，富连声也想给闺女找后妈。一身蓝士林衣裳的乔小脚自己找上了门。
- 第32章.....467
赵小鬼想媳妇快想疯了，“郑瞎打”配给他一个“麻袋”——矿工的女人啊……
- 第33章.....485
壮士最后的子弹洞穿了自己的头颅。意识的碎片里，他想到了养育他的乳汁。
- 第34章.....499
弟弟绝食而死。赵金氏轻轻叹了口气，赵财主长出



目录



c o n t e n s

了一口气,这其中必有隐情。

第35章.....511

警察署长的罗曼史令人玩味,“文明结婚”啼笑皆非。汉奸真比鬼子坏,恶人恶事登峰造极。

第36章.....525

公鸡娶媳妇,好玩又好看。赵家大院净是花花肠子,叫马大吉去当“国兵”吧。

第37章.....539

“首都”太乏味,“满洲生”太憋屈。从农中到大学,麻木的胸腔里跳动苦闷的心。

第38章.....549

马大吉给步枪下跪,跪了整整一夜。千里之外的墓场一派死寂,婴儿的啼哭声冲破了矿山的晨曦。

第39章.....563

清冷的中秋夜,日籍指导官落泪了。部落长赵成运泪如雨下:“祸不单行啊!”

第40章.....575

中村副县长的意思是,卖桥钞票大大的。重庆各报刊发消息,工长赵成国死于昨日空袭。

第41章.....591

老虎窝的儿子天生就有股虎气。骑士看见,中将的脑袋像摔碎了的西瓜似的爆裂。

第42章.....603

鬼子和你交朋友,带你去找慰安妇,却不说今晚要杀你。一架望远镜救了老郭的命。



目录

c o n t e n s

第43章.....	613
天地笼罩在茫茫雨幕中,火车没日没夜地从土围子外驶过。赵麻皮抚掌大笑曰:满洲国完犊子了!	
第44章.....	625
咱中国人就该乐和乐和!喇叭吹起来,秧歌扭起来。火辣辣的人、火辣辣的情。	
第45章.....	633
大鼻子尿性,啥恶心事儿都干。老实巴交的荆容翔忽然不老实了,该死的猪肉炖粉条子!	
第46章.....	649
八路军可不想做女婿,专心致志地操练,口号吼得震天响。排长说,民主联军除了不生孩子,啥都会!	
第47章.....	663
黄鼠狼搬家,“虎力拉”横行。老赵太太痛恨自己:总也不死的女人就是老妖精。	
第48章.....	681
大雪飞扬,汽车的引擎声盖过了不舍的哭声。乡亲们发觉,老虎窝这疙瘩确实有虎哇。	
后 记.....	694



第1章



老虎窝是处地名，最早源于猎人之口，这疙瘩确实有虎。老虎发出的长啸，会在夜晚的某个时刻忽然响起，想充耳不闻都不行。老虎的吼声来自密林深处，直直地入耳入心入脑，让日月失色，让天地动容。



老金夫妇万万想不到，他们搭救的竟是辽西惯匪，日后声威赫赫的东北三省督军、大帅张作霖。

晌午的阳光很毒，晒得人脖子火辣辣的痛。老金女人挎着篮子，去地里给男人送饭。路边的红蓼花千枝百条，红波粉浪随风涌动。原野静悄悄的。抬眼望去，高远的蓝天上一队瓦块云整齐排列，从东北弯向西南，犹如雄奇诡异的巨蟒，又仿佛斜跨大地的



桥。走着走着，一大群白鹤骤然腾空而起，随后是不计其数的大雁和野鸭。惊骇的大鸟们扑打翅膀，凌乱的羽毛从半空飘落，雁鸣鹤唳不绝于耳。

女人止住了脚步，拨开红蓼花去看。她迟疑了片刻，离开小路向河滩走去。草甸子上没有路，却清晰地印着马蹄的痕迹。女人更觉奇怪，拧着不甚灵便的小脚，边走边四下张望。一处水洼拦住了去路，女人想绕行而过，低头之际，猛地发现有人栽倒在草丛里。她尖叫一声，差点扔掉了饭篮子。女人手捂胸口，好久才缓过神来，于是扯着嗓子大喊：“老头，老头，老头子……”

老金正在为大鸟们的喧闹而疑惑，忽听女人的喊声，以为遇上了野兽，抄起锄头就跑。柳树枝条刮得衣褂刺啦带响，脚下的泥水飞溅。他边跑边喊：“咋啦？！咋啦？！”

一见是草窠里躺着个人，老金才松了口气儿。他搁下锄头，弯腰去看那人，去探那人的鼻息，说：“不碍事，还出气儿呢。”

夫妻俩合力去拽那人，不想那人身下露出一只手枪。女人失声道：“哎呀，他有枪啊！”

老金心如惊鹿，四下去看，突然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那边还有马！”

顺着老金的手势女人看见，一匹枣红马从柳树丛后探出身来，马耳竖立，一双大眼里满是警惕。女人想了想，说：“不像是打猎的。”

老金顿了顿脚，说：“少啰嗦，先救人！”

昏倒在地的人正是张作霖，这会儿工夫醒了。他极度虚弱，头昏沉沉的，浑身乏力，耳畔回荡着女人急切的声音：“大兄弟，大兄弟，快醒醒！”

老金说：“呀，怕是饿的吧，快喂点儿东西！”

女人倒了一碗汤，一勺一勺地灌到张作霖嘴里。别看张作霖双目紧闭，其实内心紧张万分，又不敢去摸枪，只好那么躺着。他感到有股暖流直入胃腹，这是一种充实，更是一种力量。马蹄声缓缓而来，越走越近，小心翼翼的样子。张作霖听得出来，这是他的坐骑。好马通人性，咳咳地打着响鼻，用湿润的嘴巴去拱主人。张作



霖慢慢睁开眼，好半天才看清了两张慈善的面容。他放心了，撑起身子说：“大叔、大婶，俺……”

老夫妻异口同声道：“吃吧吃吧。”

张作霖吃得又急又快，一边吃边拿眼去瞄老夫妻。饭菜被吃个精光，人也有了力气，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伏地叩谢。

老金说：“快别这样，谢啥！”

天上的云桥渐渐淡去，远处的雁鹤们优雅滑翔，徐徐而降。张作霖浑身泥污血迹，满头草屑，失魂落魄的模样。张作霖说他叫张雨亭，也叫张老疙瘩，采药迷路了，说得眼泪汪汪。雨亭是张作霖的字，他没敢报自己的大号。老金拉起他，说：“到家歇息吧。”

张作霖隐瞒了真实的身份。三天前，他们一伙胡子^①在威远堡附近活动，遭到官军伏击，兄弟们被打散了，仅有数骑突围，慌不择路之际，撞进了盛京围场。盛京围场俗称大围场，专供清廷行围狩猎。这里原为叶赫那拉部落的栖息地，山峦起伏，水草丰美。叶赫那拉部落被努尔哈赤剿灭，方圆数千里遂成无人区，康熙七年始定名为盛京围场。清王朝视东北为发祥地，筑柳条边封禁。盛京围场沉寂了近三百年，榛榛莽莽，獐狍遍地，犹如天地初辟。太平盛世，皇帝每隔几年就要到此祭告山陵，演练骑射。原来的围场封禁甚严，驻兵把守，严禁出入采猎，违者格杀勿论。围场四周设有十二处卡伦^②把守，随着国力衰微加之久不行围，边禁日益松弛，围场腹地渐生人烟。

张作霖等人不知东南西北，整整走了一天一夜。惊魂未定，又不知底细，四下寻路，不想偏偏撞上了卡伦守军。全仗马的脚力好，张作霖才得以孤身逃脱。惶惶如惊弓之鸟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走得又饥又累。正想去河边喝水，一头栽下马来。围场深处人迹罕至，毒蛇猛兽出没，幸亏老天开眼，被老金夫妇搭救。

自称张雨亭的人收拾好褡裢，藏起手枪，在金家住下。老金用温水为他洗净伤口，撒上了大把的草炭灰。好在都是皮肉伤，并无

① 胡子：东北俗语，指土匪。

② 卡伦：满族语，即军事哨所的意思。



大碍。老金还吩咐女人为他换了身衣裳。马匹也得到很好的照料，喂些细草细料。一连三天，张雨亭吃饱了就睡，身体恢复得很快。张雨亭来路蹊跷，看上去决非等闲之辈，举手投足间有种不同寻常的干练。张雨亭说他家住新民县，是个兽医，专给牲口瞧病，劊猪骗马挺在行。为了自圆其说，还大段大段地背诵《牛马经》，一副熟烂于心的样子。张兽医反复说，他爹就是兽医，医术实属家传。他的表演有些欲盖弥彰了，老金的疑心加重，更加惴惴不安。救人乃积善行德之举，老金却左右为难，深怕引火烧身。可退一步来说，倘若这人真是胡子马贼，更是得罪不起，惟一的选择只有恭恭敬敬，接神送神。

老金有一双儿女，大的是闺女，名叫翠儿，女孩子家腼腆，帮着妈做事，不大抛头露面。弟弟金首志年方十六，天生的捣蛋鬼。可疑的马匹和陌生人，引起了金首志的好奇。金首志打心眼儿里喜欢那匹马，从前看到后，从头看到脚。那马可真好，鬃厚裆宽，皮毛光润，宛若锦缎，浑身枣红，四蹄皆白，连嘴巴也是雪白的。若不是爹提防得紧，他准会牵马出去遛遛。当爹的有意不让儿子和来人接触，总是想方设法把他支开。金首志人小却有心计，悄悄凑了过去，问：“那马是千里马吧？”

张兽医咧嘴一笑，说：“还不是，算骏马。不过，俺这马可有名堂，叫做踏雪嚼云！”

金首志问：“赤兔马也就这样吧？”

张兽医摇头，说：“比不上，关老爷的马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。”

金首志点点头，说：“依我看，你才不是啥兽医呢。”

张雨亭哈哈大笑：“说的是，劊猪骗马，和卵子打交道有啥出息？”

金首志眼睛一亮，问：“啥有出息？”

张雨亭撇撇嘴，道：“乱世出英雄。”

金首志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绿林好汉？”

张雨亭又笑，说：“闯江湖的吧。”

金首志追问：“江湖有啥好闯的？”



张雨亭说：“嘿嘿，猪圈难养千里马，花盆不长万年松。”

金首志说：“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？”

张雨亭说：“咦？你小小年纪的，肚子有墨水哩。”

金首志也不客气，说：“念了几年私学馆。”

张雨亭说：“比俺强，俺斗大的字不识一筐。”

金首志还要说什么，一见爹进来，就乖觉地溜走了。

常言道，做贼心虚。但凡走匪路的人都小心谨慎，不愿在一处久留。张兽医时刻提防，怕夜长梦多，怕节外生枝。第四天早饭罢，他擦擦嘴角说：“人得食马得料，二老救命之恩，容当后报！”

老金再次打量他，终于忍不住问：“大兄弟，你是做啥的？”

张兽医说：“金大叔，就别问了，雨亭告辞了。”

老金不想挽留，磕打磕打烟袋锅儿，吩咐老伴说：“给多带些干粮。”

在张作霖无数次逃生的记录里，这个清晨相当美好。清醇的气息在田野里弥漫，时隐时现的雾气在林间、河滩缭绕，远远近近的鸟儿婉转歌唱。老金夫妇一直送到门外，话别之际，张作霖笑着从褡裢里摸出一根金条，塞到老金手里。老金惊得跳起来，还没回过神，只见他翻身上马，一溜儿烟尘而去。

晨光熹微中，老夫妻面面相觑，身体如剪纸般微微颤抖。金条仿佛是燃烧的火炭，拿不得又放不下，老金呆了呆，说：“不是好道上的人！”

女人说：“我看是胡子。”

老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，土匪胡子义气才重呢。”

一回头，见闺女翠儿正向这边张望，满脸好奇，一双好看的眼睛扑闪闪的。

娘说：“你啥也没看见！”

爹说：“不该说的不说！”

神秘的张兽医从此彻底改变了金家的命运。他留下的那根金条，压得老两口心惊肉跳，寝食难安。女人怕得要命，说这可是通



匪啊，要是官府知道了，不砍头也得蹲笆篱子^①啊。老金也怕，嘴上却说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！上不可告父母，下不可传儿女。咱们不讲谁知道？”女人想想也是，家在荒山野岭，不担心隔墙有耳。幸好那天早上儿子不在家，说是打野鸭去了。一说起儿子金首志来，老金心里便愁得慌。在老家海城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仍送儿子读书，指望考取功名，出人头地。谁知儿子不成器，知书达礼上不长进，偏学会了哥们儿义气，到处惹事生非，逞强斗勇。打坏了哨官的儿子，惹下一场祸事。出于无奈，老金一家躲进了围场，藏身于老虎窝。

老虎窝是处地名，最早源于猎人之口，这地方确实有虎。老虎独来独往，除了偶尔见到虎的脚印以外，行踪难觅，但老虎发出的长啸，会在夜晚的某个时刻忽然响起，想充耳不闻都不行。只要这声音响起来，就是低沉威严的，就是回肠荡气的，就是震撼灵魂的。老虎的吼声来自密林深处，仿佛沉闷的雷声，犹如大地的颤栗。这是肃穆的天籁之音，这是豪壮的生命之歌，直直地入耳入心入脑，让日月失色，让天地动容。

老虎窝洪荒无际，人丁稀少，无官无吏，少了田赋捐税的烦恼，多了自由自在的惬意，老金遂绝了归乡的念头，开荒种地，搭房建屋。土地肥沃得冒油，收成一茬好过一茬，今年的收成更好。看着满仓的高粱大豆，吃不完的土豆白菜，心里很踏实。老金已无望子成龙之心，只巴望着儿子安心种地，早些成家立业。金首志没精打采的，处处和老子拧劲，一副对峙的架势。当爹的就生气，几次想劈掌打过去，可一见儿子的那种表情，就忍住了。儿子的眼神叫老金深感惶恐，隐隐间觉得那波光就像是牛犊的眼神，满是孤独和莽撞。儿子大了不由娘。老金无计可施，惟有祈望：娶房媳妇就好了，到时就能拴住这匹野马驹了。可是首志是弟弟，姐姐不嫁，弟弟怎可先娶？

转眼天气就冷了，大雪说来就来，全无半点迟疑。空中舞动柔曼的轻纱，群山染素，天地无声。雪过天晴，旷野宛若硕大无朋的

① 笆篱子：指监狱。



白纸，毫无褶皱地坦现开来。这时大地变得更宽更大，简直比天空还要辽阔。单纯的白色覆盖了河谷丘陵，一直延伸到天尽头去。倘若有人行走，便会有一串脚印直通向天边，来去茫茫，恍然永无休止的音符。

雪的清亮映到纸窗内，金家的火炕烧得滚热，火盆里的炭火正旺。因为得了一笔外财，老金暗觉腰杆子壮实，闲时就扒拉几下算盘。其实，以他的财产无需使用算盘，可老金说安家置业没个账哪成？老金练习珠算的时候，猫儿紧贴着他打盹，黄狗则把脑袋探上炕沿，也斜着眼睛观察主人。院落里不总是寂静，拴在树桩上的毛驴会莫名其妙地大叫起来，鸡鸭鹅们扑打着翅膀追逐撒欢。联想到路人渐多，老金决计开间煎饼铺，等来年打春就开张。

金首志陷入了冥想之中，幻想自己骑着高头大马，云游天下。老金锲而不舍地开导儿子，说你不种地可以，就跟我摊煎饼吧，一样的养家糊口，好攒钱给你娶媳妇。儿子横了爹一眼，扭身回屋看书去了。金首志最烦爹娘唠叨，听得脑袋都大了，书本虽然枯燥，好歹耳根子清净。金首志读过私塾，从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家诗》起步，背咏四书五经，得私塾先生真传，写得一手好字。一家人逃入围场，也断了功名之路。金首志素来对科考没有兴趣，行万里路才是他的向往。老金警告过儿子，说老不看《三国》少不看《西游》，那个孙猴子也是妖精，会把你勾引魔怔的！金首志懒得说话，眼睛不离《三国通俗演义话本》。这是他惟一的藏书，早已翻得残缺不全，内容却熟烂于心。他沉浸在金戈铁马之中，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，禁不住击柱叹息，说：“大丈夫一世，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？”

在爹娘这边听来，这叹息有种特殊的寓意，犹如虎啸般骇人。好在翠儿的亲事定下来了。女婿是逃荒来的，单身一人，模样周正，人也勤快。老金特意走了三十里的路，央人算过生辰八字，女婿大翠儿一岁，属蛇的，蛇马配是上等婚。夫妻两个都欢喜，心想：闺女一嫁，儿子娶媳妇就指日可待。

金家的女婿叫赵前，老家在山东费县。沂蒙山区连年大旱，家